

佛要金裝・人要衣裝・書要善裝



吳橋

蔡老板套件汗衫短褲，踩着雙拖鞋，背着我們，蹲在地上給書皮抹漿糊，如果不是經過介紹，我做夢也想不到他是這三個店面的老板。

引我們去的，是印刷廠古道熱腸的沈老板，他說：

「吃要講究色、香、味，出版也一樣。書的滋味到底如何，要看作者的筆下功力；香麼，要

看書局的宣傳攻勢；色如何，就要看我們的印製本事了。照道理來說，書的好壞與否，應該是內容決定一切，偏偏以貌取人已經是千百年來的習慣，談到品嚮，硬是拿我們這些做『表面功夫』的人來打頭陣，你說，我們的擔子重不重？哈！哈！哈！哈哈！

「其實在整個印製過程中，我們印刷廠只不過擔任小小的一環，既不着先機，也不負收關大任。客戶的原稿送來了，撿字的，要送撿字房；打字的，要送打字行；做好了完稿，要送製版廠；製好了版，才送給印刷廠上油墨；最後還要送裝釘廠、經銷商，讀者才拿到書。經過每一個廠都要兢兢業業，印出了一本漂亮的書，是大家的功勞！一般人却以為印製工作，只有我們印刷業一手全包，真是令人汗顏！」

所以書的最後一道吞吐口，品質的檢查站，就是裝釘廠了。

裝釘廠，一般有兩個名稱，用得最多的是個「別詞」——「裝『訂』廠」，「訂」的本義是絕對不能代替「釘」的，不過約定俗成，衆人承認的，錯的也變成對的，大家的招牌也就堂而皇之的裝「訂」起來。

也有叫做「製本廠」的，這個名詞初看有點彆扭，似非「炎黃子孫」，不過倒又比「裝訂」達意。

獨立裝釘廠，在臺北有案可查的，有九十家整。是除去了一貫作業的巨型廠，家庭工業式的小廠、及一般印刷廠附設的小部門。

所謂一貫作業，是把整個印製程序串成一線，在一個廠區內完成印刷品，譬如中華彩印和國防部印刷廠等，在國內不多。家庭小廠，據行內人說，總有三百多家，才是裝釘業的中堅。多半集中在萬華一帶，因為相涉印製的各種廠，都在此起家，彼此休戚相關，如果距離遠了，「拖紙

「送書」太不方便，時日一久，相因相生，便形成了同一工業形態下的經濟圈。

如果想要過老板的癮，開裝釘廠最容易不過。

蔡老板在二十年前創業的時候，只向銀行貸了幾萬塊錢，買了兩部機器，一部裁紙機，一部釘書機，老婆兒子一起動手，「三文裝訂廠」也就開張了。多年來，幹實幹，生意愈來愈旺，打通了三家店面，擴充成一間廠房，機器愈買愈大，人手愈請愈多，已經儼然是這一行的大廠了。

你要是攪不清裝釘的程序，就會被廠裏五花八門的機器搞得一楞一楞的。從印刷廠把印好的紙張拖來，先要「摺紙」，把同樣頁碼的紙摺成一落；然後是「配頁」，把各頁接串成一本書，才談得到「裝釘」，釘法又有平釘、騎馬釘、線裝、精裝種種分別。



裁紙，是裝釘過程中，最基本，也是唯一危險的工作。

摺紙機是部大傢伙，把一張大紙，一次一次把它攔腰摺成兩半。速度快，看機器的師傅更要眼明手快，把摺壞的搶挑出來，免得後來一裁一釘，變成了歪面孔。

配頁，在國外都用機器了，在國內還是清一色的用人工，尤其全部是女工，熟練的行家，像善玩撲克的老千一樣，把書頁像長龍般攤在桌上，然後玉腕如飛，摸出她所要的「牌」，編成一本書。

如果是平裝，就先釘後裁；如果是精裝，就先裁後裝。

「平釘」就是從書面到書底貫穿一截鐵絲，用的是部像刨冰的機器，快手一秒鐘可以釘兩、三本，一分鐘可釘到一百五十本，當然不能長時間維持這個速度，一天總可釘上一兩萬冊。「騎馬釘」就是在書的正中央上釘，比較費時，好處是書的中心有一面完整的「跨頁」，可供編者在版面設計上發揮巧思，通常是雜誌的釘法，比較厚的書都不用。

書厚了，平釘之前要先上背膠，用人工；平釘之後，添了封皮還要燙「書背」（所謂「書背」，就是書放在架子上，露出書名的部份），這倒用機器，燙平了才能够出書。

精裝費工費時，但是廠方倒喜歡做，因為賺錢多。精裝一本喊價起碼十塊以上，平裝却能壓到只有幾毛錢。

精裝多半是用線裝，把一張紙的摺縫處用機器縫牢了，邊緣裁開後才不致脫散。

「裁紙」，是裝釘廠唯一危險的工作，裁紙機的刀又寬、又重、又利，管理機器的師傅總是將紙推進刀口，習慣性地一腳踏板，刀頭就自動落下，切裁地乾淨俐落。可是如果手指還沒有抽出來呢？或是正在調整刀刃，脚下又是習慣性地一記呢？

管刀的王師傅在十年前就這麼踩了一次，切去了四支手指，醫生雖然立刻把它們縫合了起來，此後已永不能彎屈了。他說：在長時間的加班後，精神不能集中，最易產生危險。出了意

外，醫療費用當然是由老板負擔，但是萬一終身殘廢，保險賠償却少得可憐，數年前他有一位同業也斬斷了手腕，只領到三萬五千塊保險，連裝義肢也不夠，後來該廠倒閉，生活頓成困境。近年來，制度或許已然改良，但這種問題也是值得國內的社會福利工作注意的。

裁好了紙，就要彎書背，把書左右兩端用手捏成凹凸的弧線，這比較需要技巧，是由男工來做，大致捏好了，才送上軋背機，把書背軋得更圓整結實。

剩下來又都是女工的工作了：貼蝴蝶頁、黏書殼。蝴蝶頁就是把封裏和第一頁，或是最末一頁用紙膠合起來，成為乾淨清爽的跨頁。書殼通常也由其他廠做好送來，質料有皮革、棉布、綾綢、木板、紙板、金屬板……，種類繁多，表面再做燙金或者浮凸壓印。

大家圍繞着低矮寬敞的長几，用刷子沾着自己用塑漆調製的漿糊，氣氛倒



家庭式的裝釘廠，是裝釘業的中堅，神位與存貨在客廳中相安無事。

也十分融洽可愛。但或許因為忙碌的關係，並沒有談笑與喧鬧，不然倒是另一種歡樂的氣氛。

現在一本書藏書家愛好的善本書誕生了，一五一十的數好，用廢紙包網好（大家都十分節省，絕無浪費新紙的情況）網工不乏矮小精靈的童工。

三文廠經常維持二十五個僱工，自己家人當然也投身下去，生意最鼎盛的時候，也有用四、五十個人的記錄。工資是論天計酬，學徒六、七十，女工一百二、一百三，成年的師傅就有兩百塊。晚上加班四小時，算四分之一天，幾乎天天要加的。星期天絕對休息，卻一樣要計酬。現在生活逐漸寬裕，大家也重視休閒，就是雙倍工資，也不見得找得到人加班。別的廠商也有論月計酬的，不過結算起來也差不多。

廠齡愈老、愈大，相對的也有缺點，就是機器愈陳舊，反而不如後起之秀；添購的是更省人力的新機器，「永芳裝訂廠」就是新興的一個中型標準廠的例子。

「永芳」的陳老板有五個子女，全都在上工，尤其現在正值暑假。另外又請了三個師傅，五、六個女工，孩子的同學有時也來打工。

除了基本的裁紙、釘書機，還有兩部較新型的烤書背機和包書皮機，平裝上是快多了，精裝則一律用人工。

沒有摺紙機，要把紙從更小的摺紙廠拖來，才能裝釘。一則固然因為門面不够大，不能加置機器；再則也有經濟上的理由，因為購進機器如果閒着，便是可怕的浪費。紙入廠以後，「摺紙」和「裝釘」的速度，往往並不能「同步」，前者要快些，又必需出去拉其他零碎的摺紙生意，所以乾脆省了這個麻煩，而摺紙廠也就應運而生了。

這種廠還有個特色，不僅靜態地等待生意，還要主動的出去拉客戶。通常書商總是把一批印

刷品全部包給一家印刷廠或者打字行，再由這一家轉包給其他的各廠，很少找裝釘廠做中間人。因此，中小廠的老板只好親自出馬直接找書商，「分」一筆生意，這樣減少了佣金，降低了成本，大家都高興。

三文、永芳廠以降，還有印刷廠附設的裝釘部，這些「裝釘部」，就以協林印刷廠來說，只不過在廚房、廁所之間，硬塞下裁紙、打釘機，也就「大小通吃」了，真是克難。

裝釘，是佛的金、人的衣，是產生書的最後一道關卡，却是書收購者見到的第一個刺激。在整個印製業如蛛網般的經濟圈裏，裝釘業只不過是一根為人忽略的游絲，但也就由於有這一根經緯，才能維繫整個的陣圖。

裝釘的從業人員，無疑是書幕後最沉默的英雄，他們的工作或許枯燥、繁複，甚至危險，但也忍着，像爲他人作嫁衣裳似的，把化妝好了的書，一本本送出了門。社會除了注意他們的功勞、福利外，當然也應獻上一份敬意。